

春秋·公元200年

章浩 著

春秋·公元2001年

章浩 著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秋·公元2001年 / 章浩著. -- 南京: 江苏凤凰
美术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344-8277-9

I. ①春… II. ①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8879号

责任编辑 王林军

装帧设计 洪 艳

责任监印 吴蓉蓉

春秋·公元2001年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mscbs.com.cn>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11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8277-9

定 价 30.00元

营销部电话 025-68155677 68155670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2001年2月

9

星期五

辛巳年（蛇年）农历一月十七日

宜

嫁娶 安床 开光 出行

祭祀 动土 拆卸 开市

交易 立券 入宅 迁移

破土 安葬 会亲友

忌

掘井 词讼

目录

2月09日 · 祭祀	001
3月19日 · 狩猎	025
4月26日 · 上朝	052
5月13日 · 传授	079
6月20日 · 用膳	110
文字的自赎（代后记）	135
7月13日 · 哭城	140
8月18日 · 爱人	173
9月17日 · 出巡	199
10月25日 · 修身	229
11月07日 · 齐家	257
12月14日 · 治国	282
1月26日 · 破城	314

祭祀

大宗伯掸去礼服上沾染的灰尘，面色凝重地穿过堂涂。两侧燃烧着的苇束照亮了礼服上的花纹，苇束上的油脂不停地发出嘶嘶的声音，几个杂役仍在做最后的清扫。他走上中阶，扫视了一遍太庙，看见祭坛两旁已经整齐地摆放了历代皇祖的灵位，壁龛上雕镂的图案也清晰可见。他走近祭坛，检查祭坛前摆设的四个几案，几案上摆放的都是供品。最左侧的几案上摆放着许多瓦罐，里面分别盛着糗饵、粉糍、醢食、糝食、熬麦、麻子、熬稻米、形盐、大鹵、干鱼、烤鱼、韭菹、葵菹、菁菹、茆菹、芹菹、笋菹、鹿泥、麋泥、蒲根、肉汁、鱼汁、兔肉汁、大蛤、小蛤、蜗牛、牛百叶、蛾子、小猪肩、鸡头、深蒲、小竹笋、雁肉酱、鱼肉酱、菱角、栗、脯、榛、干枣、鲜枣、干桃、鲜桃、干梅、鲜梅等，他逐一清点。随后他打开右侧几案上摆放的酒壶，查看了几壶，有的酒

渣漂浮，有的酒渣和酒混杂在一起，有的酒渣沉底，有的呈葱白色，有的呈红褐色，便没再多看。又瞥向酒案右侧的几案，上面堆放着璧、环、瑗、琮、璜、琚、玦、圭、瓚，还有玉钺、玉虎等玉器，最右的几案上摆的是布帛之类。大宗伯并没有走过去仔细清点，而是再次扫视了一周，便走下中阶。清扫的杂役已经离去，前庭还算干净，乐师和舞者的位置也已大致勾勒，四周的苇束仍然烧得很旺。大宗伯再次穿过堂涂，走出皋门，几个随从赶紧迎上去，双手垂立。大宗伯看着罍罍前的柴火几乎要烧到天上去，低沉地说道：“开始吧。”

冀州之野上狂风乱作，大雨滂沱。隐约可见人面蛇身的风伯和人面鱼腹的雨师在飘摇的水柱里散发狂舞。很快，漫天的大水就模糊了他们的面目，消失在可见世界的另一端。一群无助的小人在水幕的最前端挣扎着倒下，身后不见崖际的大坑正在被四面汹涌的来水迅速填满。稍远处的帷帐里，应龙沉吟不语，祝融焦躁地来回走着，一个马面狐身的姑射国兵士，带着一身的泥水冲进来大叫道：“报！洞庭山长旱国和风雨山灭水国派来的人都退了下

来,我们的蓄水池已到警戒。”说完垂立一旁,不住地喘息。应龙微微皱眉,轻轻地一摆手,示意兵士出去,同时,祝融走了过来:“应将军,恐怕我们都要成为蚩尤晚餐桌上的鱼虾了。”应龙抬头怔怔地望了祝融一眼,强作镇定地说:“去请女魃。”

宗庙里黄帝身着绘有花鸟、虫鱼、黼黻、山峦、青龙和火苗等多种图案的绛色礼服,携着嫫祖走上中阶,挥手向在场的人致意。前庭一侧的大司乐舞动着双袖,旷、乙、文、襄、涓等乐师卖力吹弹,管、箫、篪、笙、琴、瑟、搏、钟、铙、鼓、磬、缶、埙、祝、梧,多种声音混作一团,乐队奏出《王夏》之声:

太簇宫 高宫加半-徵半-羽半-徵半-空 | 高宫加半-徵半-羽半-徵半-空半-高宫再半-高宫再半 | 高宫半-高宫半-空半-高宫再半-高宫再半-高宫半-高宫半-空半-高宫半 | [高变宫半-高宫]-高变宫半-高宫-空 | 高商加半-徵半-高角半-高商半-空 | 高商加半-徵半-高角半-高商半-空半-高商再半-高商再半 | 高角半-高商半-空半-高商再半-高商再半-高角半-高商半-空半-高商半 | [高角半-高

商半]-高宫-高变宫-空 ||

一旁来自东海南江西山北荒的各国舞者，穿着各种花色的衣物，踏着节奏，鱼贯而出。他们舞弄长袖，变换阵形，口中唱道：

“有瞽有瞽，在庙之庭，设业设虞，崇牙树羽，应田悬鼓，鞀磬祝圉，箫管备举，先祖是听，我客戾止，永观厥成。”

歌罢，全场便安静下来，黄帝双手接过大宗师递过的酒杯，走近祭坛，将酒杯举过头顶，弯腰将一部分酒浇在地上，然后自己尝了一口，便将酒杯放在坛前的祭案上。音乐起，乐队奏《九德》之歌：

黄钟宫 角-角-清角-徵 | 徵-角-角-商 | 宫-宫-商-角 | [角加半-商半]-商双 | 角-角-清角-徵 | 徵-清角-角-商 | 宫-宫-商-角 | 商加半-宫半-宫双 | 商-商-角-宫 | 商-[角半-清角半]-角-宫 | 商-[角半-清角半]-角-商 | 宫-商-低徵-[角 | 角]-角-清角-徵 | 徵-[清角-角-徵半]-商半 | 宫-宫-商-角 | 商加半-宫半-宫双 | 商-商-角-宫 | 商-[角半-清角半]-角-宫 | 商-[角半-清角半]-角-商 | 宫-商-低徵-[角 | 角]-角-清角-徵 | 徵-[清角-角-徵半]-商半

| 宫-宫-商-角 | 商加半-宫半-宫双 ||

唱词为：

载见辟王，曰求厥章，龙旗阳阳，和铃央央。絳革有鸛，休有烈光，率见昭考，以见享。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德。对越在天，骏奔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人。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德。对越在天，骏奔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人。

舞者挥动毛羽，跳云门舞。

应龙见女魃长相猥琐，面目可憎，裸露的皮肤像干裂的鱼鳞，心中便不由得不快，赶忙上前，拉住女魃，含笑道：“你能来救阵，真是我们国家的幸事！”说话间便觉口干舌燥，浑身发热，暗自心惊：“这女魃果然不能接近。”“风伯、雨师在哪里？”女魃问道。应龙遥向风雨大作的方向一指，女魃便倏地消失不见。

女魃在风雨中逡巡，努力找寻风伯、雨师的位置，然后将内在的气息调匀，费力地提至胸前。只见所有的雨水都向女魃卷来，并在靠近女魃的地方化为乌有。水势不断减弱，风也渐渐平息，这时候女魃已经可以看见风伯、雨师惊

愕的面容在远处闪现。突然间风伯的蛇身迅速变长，雨师的鱼腹也鼓胀起来，他们的面孔憋得通红。刹那间狂风大作，不知从何处又翻滚来更多的雨水，女魃尚不及反应，就被淹没在大水中。浸泡在水里的女魃喘着粗气，正在踌躇间，一个巨浪打来，她站立不稳，向后连退了几步，说出一句“罢了”。之后，便见她身上所有的鱼鳞全都泛起，肿胀的头像红色的火球，天上突然出现了九个太阳，应龙蓄水池的水迅速降到最低，大地出现干裂，风伯、雨师不见了踪影。

宗庙里，乐队奏起《昭夏》之曲。黄帝脱下礼服，挽起衣袖，将皋门预备的一头又高又壮的肥牛牵引至前庭，几个壮实的杂役用力按住肥牛。黄帝从助祭的官员手中接过鸾刀，先将肥牛耳旁的毛剃掉，放进一个瓦罐里，再在牛脖子上刺开一道血口，用瓦罐接肥牛血口处流出的血，接着将瓦罐交给助祭的官员放到祭坛上去。黄帝在几个官员的帮助下，将肥牛剖成七块，并在其中六块上洒上油脂调料和香蒿黍稷。官员们将加有配料的肥牛交给厨师烹饪，黄帝则亲自将另外一块肥牛放到祭坛上。随后乐队击鼓，音乐声起。

来自各地长相各具千秋的兵士，手执尖利的木头、石

块，在战鼓声的怂恿下，肩并肩向风雨散处、蚩尤的阵地大步奔去。他们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一会儿排成人字形，在空旷的战地上使劲吆喝，拼命顿足。叫喊声、撞击声和战鼓声搅和在一起，响彻天际。兵士们的步伐整齐划一，在杂乱而震撼的声音里踩出节奏。

中庭里，一群身上涂有各种花纹、缀满各种雕饰的舞者跳起大武之舞，众人唱道：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大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

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于荐广牡，相与肆祀。假哉皇考，绥予孝子。宜哲维人，文武维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绥我眉寿，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亿及秬。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

黄帝走到一旁，洗净双手，穿上礼服。这时候一个叫叔均的官员凑上来说：“应龙已经胜了，女魃到一处旱一处，我已将她驱逐到北荒去了。另有一个叫夸父的村民在干旱

的时候声言要驱逐太阳，当地的民众以他为神，请允许我以渎神的罪名诛杀他。”

黄帝迟疑了一下，没有吭声，便走向前庭。煮熟的肥牛已经呈献上来，官员们也按昭穆坐下。黄帝大声地说：“让我们一起分吃牛肉。”

“吃饭，小牧。”

我缓过神来，怔怔地注视着电脑。隐约可以听见户外冬季寒冷的风，透过微开的窗户渗漏进来。墙上老式的钟笃笃走着，时针刚刚划过6点，清晨。

房间里的安静持续了几分钟，我坐着不想动，习惯了听到母亲第二次也是更为急促的呼喊时才移动身体。但现在，感觉仿佛经历了很漫长的时间，等待中的呼喊依然没有出现，这让我担忧起来。

窗外的几株树木依然挺拔却毫无神采，一株我时常喜爱的梅树落光了所有叶子，光秃秃地矗立着，看到过的梅花是何时凋落的？不在记忆里。在记忆里的是我曾经的感慨。那是父亲刚刚种下它们的日子，近于光秃的梅枝，仅有

的几片细小残叶濒于凋零，待放的花蕾在父亲的翻弄中变得无迹可寻。我暗想过：父亲做了一辈子官僚，头脑发热就玩弄起花草。事业有点小成的人总以为自己做什么都不会失败，包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行当。也只好葬送几株可怜的生命，打发他寂寞无聊的退休生活。

梅树一旁的桂树，深绿色的叶子仍然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这些浓密的叶子，从不凋谢，却完全没有蜡梅迎寒而绽的夺目，而是把坚韧表现得如此朴实，在不动声色中蕴藏千钧之力。可惜人类终究是势利和肤浅的，只会歌颂花开，不会咏叹叶之永恒不凋。

叶子在别人眼中也是深绿色的吗？作为一个色盲，我对自己对颜色的判断没有信心。我从来没有向父亲证实过，我并不喜爱别人纠正我的想法。也曾有过清淡的桂香飘进我的房间里，农历八月的香气在传播中通常没有玻璃窗的阻隔。

我不明白父亲种这些花草的用意，也体验不到这种种植可以带来的快意。母亲常说自从小牧长大后，我们再也没有过小孩。这是父亲摆弄花草的注解吗？回忆几株小树

从移植来时的不足半人高到现在长得比我还茁壮，我内心突然升起一股生长的力量，可惜很快就泄了气。父亲已经开始种植花草，在我的身上已经没有了种植可以带来的乐趣，我已经没有了可以脱胎换骨似的内在力量，只能观望着羡慕花草的成长。

春季成长，夏季繁盛，秋季凋零，冬季枯萎，一年四季，花草都在变化。这是很奇妙的，好像人的轮回在一世中就可以不断重复。我时常会厌恶自己，发现自己做的事说的话以及许多场合的种种表现，连我自己看了都觉得讨厌。我假想自己一觉醒来就可以变成我期待中的样子，我想偶尔也可以改变自己的性情，至少可以变得让自己满意。秋季的凋零是诗意的情绪，是感伤和忧郁，是精神上的快乐体验和自我升华；冬季的枯萎是内敛，冷漠看待他人的事，波澜不惊，这样可以积聚力量，为了春天的勃发；春天的欣欣向荣是积极、热情和乐观地面对生活，发展自己，是身心健康、努力向上并富有亲和力；夏天的繁荣是成就事业者的张扬、跋扈和毫无阻塞地宣泄自己的情绪，是穷奢极欲的无比快意。可惜我无法进入这样的轮回，我屡屡私下里

狠狠发誓：我要立志。可我奢想的不同性情与状态始终都是达不到的彼岸，我只能或许永远是这样的一无所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我感到羞愧。

我没有想过，窗外这个狭小的院落，竟会留下最锥心的回忆：父亲就是在这里动手打过我，我现在可以断定那是我有生之年他唯一一次打我。

那是一场缤纷的大雪，无数的雪花在漆黑的天空中飘了一夜。清晨的时候，累积起来的白色织起宽大的帷帐，完全包裹了栽满花草的院落。父亲窸窣的声音催醒我的浅睡，房间里的温湿还让我在拉开门出去的时候接连打了好几个感伤的喷嚏。庭院土地上铺开的雪花只有很薄的一层，并密布着零乱脚印。前一晚天空中迷漫的浓重雾气已经散去，空气非常澄澈，天空显得格格外高远。雪覆盖下的院落加白色的植被加时时袭来的清冽的风加精心劳作的长者加冬天的太阳升起照在院子里的各个角落折射出并侵入眼帘的浮光掠影加无力轻风摇动下的梅树稀疏的青枝上发出细微如夏虫浅唱的声音加院墙的庇佑下另一侧只有绿色的叶脉轻微地晃动抖落不掉一抹飘摇雪点的桂

树，我原以为自己只是待在爱斯基摩人的天堂里。

我拿起扫帚时是一声不响的，扫帚摇落下一些浮雪，雪溅落在地上，也了无声息。我挥动扫帚时也根本不是霍霍的，倒像是在树丛中曼舞。我轻轻地将院落中央的雪移送到一个角落里，翻卷起的泥土将雪堆变得黑白相间。当时我暗自感慨：洁白是那么容易逝去，也许只有和厚重的泥土混杂在一起，变得如此斑驳，才会不再随风轻浮，因暖融化。我知道这是父亲不喜欢的想法，但我一直都只是暗自感慨。我也暗自感怀了无法眼见的屋顶：连夜的大雪，只有在连绵的屋顶上才能看到它壮观的景象和雍容的气质，可惜高耸的楼房，窄小的间隔，我无从观望那没有人迹的皑皑坡面。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看到过我日日所见夜夜所居的这幢楼房的屋顶，我蜗居在群楼的谷底。还有，感谢大自然的鬼使神差，赐予一场大雪，压住往日的嘈杂，停息其他生命的活动，制造清新的空气，让我和我的父亲，两个亲密之间又充满张力的人可以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一些饱胀着生命力的字句。无论有怎样的冲突，我都喜欢这样的境界，这是我要的生活。还有——虽然